

儿时玉米香

□虞燕

儿时的每个夏天，大概应从我和弟弟坐在后门门槛上，冲着那畦“噌噌”窜个头的玉米咽口水那刻开始的……

母亲年年种玉米，且栽种地固定，就屋后那块地。清明一过，留种的玉米粒经母亲以水浸泡、淘掉、再浸泡，重复多次，终于发出了芽。刚松过土的田地散发出一股泥土香，清新、湿润，母亲蹲在那儿，在地里挖出一个个小坑，将发芽的玉米粒埋进去，也埋下丰收的希望。

距玉米地不远处有个大粪缸，母亲时不时手握粪勺，来来回回浇水施肥。玉米什么时候出的苗，又什么时候站成绿油油的几排，姐弟俩并不留心，因为离可以吃还太遥远。

待我们盯上玉米，它们往往已经半人多高了。每天清晨醒来，头件事就是去后门，总觉得每个夜晚，趁人们熟睡，玉米都在偷偷地努力长个。它们长势极好，植株挺拔，叶子碧绿狭长，风吹过，“唰唰唰”地响，像绿色的裙袂翩跹，颇具动态美。雨后，小水滴逗留于叶上，太阳一出来亮闪闪的，犹如镶了钻石。不多久，整个玉米地便成了一堵绿墙，生生挡住了后面的水稻田。

玉米开花了，顶端那串稻穗状的花杆随风轻摇，玉米秆的某一段微微鼓起，抽出了白色的须。玉米须的颜色基本代表了玉米的成熟度，随着须子变米黄、淡紫、褐色，玉米棒慢慢胖起来，沉甸甸地依偎着玉米秆。掰玉米前，母亲总会剥开玉米棒上端一丁点，用指甲掐一下，试试玉米粒嫩还是老。“噗”，掰玉米的声音清脆利落，落进我的耳朵里，那叫一个好听，我仿佛已闻到了诱人的香味。

剥玉米壳这个活，我爱抢着干。玉米棒是个保守的姑娘，嫌纱衣薄，里三层外三层地穿，外层的厚一点，绿色也深一点，剥至最内层，色呈浅黄，接近透明，“玉体”若隐若现，迫不及待揭去，珍珠似的玉米粒排列整齐，饱满圆润，金黄的、玉白的、黄中夹杂白的、白中混杂紫的，瞧着均可人。

玉米用清水冲洗下即可入锅，饭上蒸或水煮，不放任何调味料。灶膛的火生起，“噼啪”声听起来那么悦耳，待锅边白气氤氲，玉米特有的香味也随之弥漫。我和弟弟不肯出灶间了，翕动着鼻子在灶边打转，母亲嫌我们碍事，“去去去，到桌边等着，马上好了”。

煮熟的玉米通常盛于不锈钢淘米盆里，一个个黄澄澄、油光光、热气腾腾，母亲一端出来，浓郁的香气立马围了上来。怕我们烫手，母亲将玉米切成两段，用筷子插进玉米芯，姐弟俩手拿筷子一端，举着玉米吹吹气，翘起嘴唇，咬一小口，糯糯的、黏黏的、甜甜的，接下来忍着烫，一口又一口地啃，直嚼得满口生香。很快，镶满“珍珠”的玉米棒成了光秃秃的玉米芯。

玉米不是稀罕物，岛上很多人家均有种植，煮了当早饭、当点心，给孩子们解馋也再好不过。一旦到了成熟期，玉米就得及时掰下，老了就不好吃了。那时候，谁家地里掰的玉米多了，便煮一大锅，分于四邻八舍。隔壁的婶子们常端起冒着热气的玉米，拐入我家院门，经过那排冬青树，走上台阶，进屋，香味散了一路。她们知道，我和弟弟算得上周边孩子里最爱吃玉米的，至玉米成熟起，几乎天天吃也不会腻，直到落市。

夏日的傍晚，院子里桌上饭菜已撤去，我洗完了澡，和女孩们玩翻花绳，轿子、双十字、大桥……穿绳走线，你来我往；人们摇着蒲扇，拎着小竹椅，慢悠悠踱过来。天色变暗，我家的西湖牌黑白电视机一摆上桌，大伙开始沉浸于剧集里。在当年的夏夜，边看电视边啃玉米和西瓜是最惬意的事，月光轻盈，荧光忽闪，咀嚼声“咯吱咯吱”，玉米香悄悄飘荡在空气中。

第二天清早，院子里可见一地的玉米芯、西瓜皮，母亲捡起玉米芯，拢到一块，晒干后用来烧火。

总第7103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hb.com.cn

萤火虫点亮的童年

□米丽宏

泥土里滚大的孩子，谁没几个虫伴儿呢？脚边有田，田头有草，草窠里有虫儿。我们跟虫儿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是天天见的“老熟人”。

就连晚间，很多虫友还会循着灯光来访：螳螂先生、瓢虫妹妹、金龟子小弟……它们俯身趴在纱门上，深情地望向室内。只要纱门错开一个缝儿，就迫不及待闯进去。它们，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。

哪儿有虫儿，哪儿就少不了童心的探秘。

晚饭，我们在家门口老槐树下吃。邻居们也喜欢聚过来，篾席一铺，躺椅一展，摇着扇子，吃饭聊天儿。黑暗中，虫声唧唧，人语喁喁。世界被虚化成灰度不一的色块，对面南山只显出一痕山脊；南河水也压低声音，好似静默无语。

河岸那边的草地，是萤火虫的“舞场”。黑暗中，几点萤火浮游而来，黄绿色微光明明灭灭，飘飘忽忽。

“萤火虫！萤火虫又来喽！”暗夜的一角被轻轻撩开，一道道美丽的弧线穿梭往来，如绣娘在穿针引线。

蛰伏在黑暗里的孩子们雀跃而起，一窝蜂奔向河岸边。捉萤火虫，是大家永不厌弃的游戏。我们不顾大人的呵斥和叮嘱，也不管夜色是如何浓，我们的脚好像长了眼，识得弯弯羊肠路。

河岸边，我们仰头痴痴寻觅着、观赏着：三五点，十几点，几十点，黄绿、幽蓝的荧光陆续点亮，越来越多的萤火虫加入

进来。它们一会儿亮在草地上方，一会儿又熄灭于树枝草叶之间。一时间，影影绰绰，好像在举办一场荧光舞会。

那真是繁星飞舞的梦幻场景啊，看得人心动不已。于是有人脱下上衣，有人挥动蒲扇，逐着光亮扑打。一边扑打追撵，一边还喊着大人教的歌谣：“明火虫，明火虫。走着路，点着灯。吹灭吧？黑洞洞！下来吧，吹吹风！”

萤火虫的飞行并不十分灵巧，甚至一撞一撞的，有点楞。我这出了名的“笨瓜瓜”，也能捉住几只。抓住了，捧在手心，是一颗颗发光的豆粒。指缝稍稍松开，一小片微茫的光亮便泄露出来。试探着松手，却见那光亮倏地闪成一道线，飞向空中了。

不知谁，从篱笆架上掐了一朵南瓜花，把抓到的萤火虫装进了硕大口袋般的花苞苞里。又有人受到启发，从旁边葱畦里薅来几支葱叶，葱管管儿也成了萤火虫的容身之所。

不多久，大家都收获满满：你的南瓜花透出了朦胧的光亮，我的葱叶变成了真正的荧光棒。

玩够了，我将南瓜花口一松，让萤火虫倾囊而出，乱纷纷散去。这让人有一种放飞繁星的错觉，一颗星带来一份喜悦。有的伙伴喜欢把萤火虫带回家，放在蚊帐里，让光亮点点陪自己入梦。

我娘不许我这样做，她说老书上有“腐草为萤”的说法，意思是，萤火虫是枯烂的野草

变的，有腐味儿。

后来读《红楼梦》，读到那个制谜猜谜的情节，也说的是这个典故。李纨与姑娘们在大观园里猜字谜，李纨以“萤”字为谜面，让大家猜一字。宝琴给出的谜底是“花”——草字头下一个“化”。按腐草为萤的说法，那“萤”可不就是“草”化成的吗？

我天真地想，这么美的萤火虫，怎么会是烂草化的呢？它亮起灯笼的时候，多像星星和小花儿啊。有次我爹下田晚归，背了一篓子青草瓜蔓回来，挎篓里带着点点明亮！原来青草上，竟趴伏着几只萤火虫。那是多美的情景呢。

我把不请自来的几只萤火虫装在罐头瓶里，放在桌子上。一整夜，那里微光朦胧，梦里都光彩熠熠。天亮后，再去细细端详：萤火虫的头部淡金色，长着触须；两扇黑羽翅，镀一道金边；尾部凸出一团，同样也是淡金色的。

我姐说，那就是它自带的发光器，是它们的灯。

这带“灯”的小虫儿，看上去这样的不起眼。可是，黑暗里，它却有自己的光，哪怕一点点，也照亮了一小片夜。

长大后，我遇到好多有着“萤火虫”精神的人。他们用自己的善良，给人送去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温暖。或许，那光很微弱，但很多时候，一点微光便能带困境中的人走出黑暗，走进光明。

力量不在大小，善意就是光芒。愿我们都自带光亮。

